

老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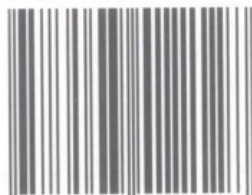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责任编辑：尹龙元

封面设计：杨 枫



ISBN 7-5034-1212-7



9 787503 412127 >

ISBN 7-5059-4068-6/I·3164

定价：15.00 元

老 屋

田永红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屋/田永红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4

ISBN 7-5059-4068-6

I. 老… II. 田…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39766 号

书 名	老屋
作 者	田永红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 刷	北京文星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42 千字
印 张	5.7
印 数	0001 - 3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068-6/I · 3164
定 价	15.00 元

本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序

伍 略

很少读到这么朴素、沉静而又博大、丰富的文字了。我很惊讶作者是怎么在生活的旷野里，同时获得了对生命和语言如此深刻的体验。地域的偏远和辽阔，时间的舒缓和从容，生活的单纯和简练，不但使作者远离了都市和都市各种各样的流行病，更使作者获得了与天地万物的深情独处。作者没有为了版税和出版社一起制造轰动，没有参加期刊们制造的一次又一次的文学运动，没有在花里胡哨的理论中风车一样的旋转。读作者的这些散文，就像在黄沙滚滚的沙漠上看见了一片绿洲——这片语言的绿洲与我们身边这个腐败的文坛没有半点相像之处。这像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证明了文学自身顽强的生命力。

乌江，乌江两岸的山山水水和人，已经千百次写过了；僻远和贫穷，悲壮和浪漫，也被千百次表达过了。可是，这一次在作者笔下又焕发出了神奇的生机。作者在平常和平凡的生活细节中，舒展开了自己深沉的生活体验，他在一头牛、一只鸟、一阵风、一片落叶，一个小小的蚂蚁，一把锄头中，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生命认识，那是一些带有个体色彩的小心翼翼的温情。作者雪夜闭门，拥炉而

坐，一任飘飞的大雪落满大地和自己艰辛的人生，他在脱落的墙皮、丢弃的破碗、蓬生的院草中曲尽了人可以体会到的永恒。他的文字使生命有了一种超越世俗的美丽和尊严。作者把这种美丽和尊严给予生活，给予自然，从不给予蹂躏生命的社会和历史，从不以生命被侮辱被蹂躏来印证社会 and 历史的深刻。于是就有了这位自然之子，于是就有了这些朴素旷远的文字。这是一个惟美的理想者。生命的自然流淌使所有的理论和历史变得苍白，使文学生机盎然。

看这些文字，我们似乎看到作者终日拿着一把镰刀走在田埂上，悠闲地东张西望，关心着村里的牛和山上的羊，还有忙碌的蚂蚁的离群的飞鸟，以及风中的落叶和太阳下无名的野花。他挖了一个坑，又给人们讲述映进坑里的阳光以及意义。这是一个完全感性的世界，声音和色彩的世界，与文学中常见的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意识与潜意识等等视角毫无关系。但感性并不是肤浅和无知，恰恰相反，能够传达体温和脉跳的感觉，常常展示着任何高深理论无法企及的深刻。贵与贱的概念在作者的笔下也是失效的，他的兴奋点在作者的笔下牵肠挂肚。作者的世界因为有着自然万物的参与而变得格外博大和深远，作者的情感由于有着和大自然的亲近而变得格外细腻和敏锐。正因为这样，作者不为他人和前人的知识观念所囚，在文化时尚主流之外另辟一片天地，没有任何一点与都市人形影相随的焦灼和烦躁，身边的小事皆可入文，村中的动静皆可成诗，文字中透出的那种从容优雅自信，是多少现代人久违和陌生了的大才华。这当然是一种哲学，是发现的哲学，是悲怀和乐世的哲学，是生命大彻大悟的哲学。

这类哲学不同于那类由僧侣和学者操作的经院哲学，那类根本无法消化的系统哲学，那类学术呓语。这是大地中生长起来的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盐溶解在水里一样，散布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地方。关于乡土散文，萧红、沈从文、孙犁、

汪曾祺,用笔多在描述故事、人物、风俗,点染氛围或添加一些抒情性的文字。无意于这一切,而集中于写一种哲学,一种文化的心态,一种日子,作者是独步的。

尼采说:“朴实无华的风景是为大画家而存在的,而奇特罕见的风景是为小画家而存在的。”作者的这些散文再次为我们作出了证明。

以上文字献给作者田永红,献给田永红的这些文字,献给读这些文字的人。

且为序。

2002年2月5日 贵阳

目 录

序.....	伍略(1)
洋荷坳.....	(1)
三礅石.....	(3)
仰天窝.....	(5)
懒蛇下山.....	(8)
梭柴路	(11)
煤炭山	(13)
金星河	(16)
黄泥堡	(19)
峡门口	(22)
老鹰崖	(25)
那条小街	(27)
穿洞	(29)
吊嘴	(32)
崖上	(34)
老屋	(37)
鸟窝	(41)
拆房	(44)

父亲	(47)
母亲	(52)
大舅与房子	(57)
二舅	(60)
表姐	(64)
杨先生	(67)
疯婆子	(70)
走出大山的希冀	(73)
拆不散的毛线衣	(76)
捡宝	(79)
赶牛市	(82)
善阳春	(85)
斗狼	(89)
打狗棒	(92)
奠基石	(94)
鸽笼	(96)
猎鸟	(99)
山坳学校.....	(102)
枣树.....	(106)
竹.....	(109)
紫荆树开花了.....	(112)
土茯苓.....	(114)
成熟的黄豆.....	(117)
神秘的刺芭茏.....	(119)
石灯盏·树灯芯	(122)

白炭·····	(124)
鞋·····	(126)
回味腊肉·····	(129)
山路弯弯·····	(131)
魂系乌江·····	(133)
孤魂·····	(135)
三块石头·····	(138)
乌江月·····	(140)
乌江流韵·····	(143)
金猫灿灿·····	(147)
兴隆场·····	(150)
地窖·····	(152)
酒话·····	(154)
欢乐的雪·····	(157)
渴望梵净·····	(157)
梵净滑竿·····	(160)
大师的小白屋·····	(167)

洋 荷 坳

离家乡近三十年了，随时都想念着它，也想写写它。

我的家乡，应属武陵山区乌江流域，离梵净山还不到一百里，处在渝黔交界上，操巴蜀语言。这地方很偏僻、也很穷，没有多少文化色彩，只有一些辛酸的传说。甚至连个象样的名儿也没有，即使有两个名字：李家山、洋荷坳，其来源也比较模糊。说它叫李家山，但一户李姓人家也没有。倒是传说，原本这里住着李姓苗人，是明末清初“赶苗拓业”时，被赶走的，赶到什么地方去了，什么人赶的，都无从考证，而我们这脉人，按墓碑、家谱记载，应是清末年间从乌江边的一个小镇迁来，离我这辈不过六代人，但其间空着的两百年，谁又是这里的主人呢？至今，是个谜。只是留下一些荒冢，找不到后人去挂青。其实，家乡也不兴挂青，只是每逢新年，子孙们拿上一串炮竹或几柱香，一叠草纸，去坟前点燃，也随便给那些无主的荒冢烧上几张纸，请老人家们和睦相处，这说明家乡人非常善良，喜交朋友。出门在外，介绍自己是李家山人时，偶尔听人说，你们那地方又叫洋荷坳？那儿有条河，那儿有棵古柠檬树，两人还合抱不拢。”“对哩。”“哎呀！那就是我们先祖住过的地方。”尽管这些是那胡编乱造的，或许也是在老年人哪儿听来的，但家乡人还会说：‘原来那儿是你们的老家，欢迎常回家走走。’

说家乡叫洋荷坳吧，除了小时见老宅周围有一堆又一堆洋荷外，之后，就很少见到那东西了。其实，我很喜欢洋荷坳这个名字，

或许这名字音韵和谐，字形也美。再就是因洋荷这种植物，讨人喜欢，它长得十分茂盛，叶儿嫩绿，花朵殷红、鲜亮。洋荷笋就更是桌上佳肴了，可凉拌，可荤炒，也可泡酸。秋天，晒坝，打完黄豆时不时就掉落一些到洋荷笼去。这时，钻进洋荷林，捡上一把豆子，扳上几节洋荷笋，就意味着那餐晚饭桌上会有一碗洋荷炒豆。现在洋荷少了，但“坳”还在，上完煤炭山那一千多级石阶，就到了我的家乡，这里是山腰里难得的一块平地，卸下肩上的担子，在井边大树下，或荫凉的院坝里歇一口气，再喝一瓢凉水，那日子也和神仙无二样。小时，常常见那些背搪罐的，用棕绳绑起山样高，站在家门口一排，对着展翅欲飞的老鹰岩，长长地吆喝一声：“哦—呵。”就轻松了一半，用现在的话说，那背夫就爽了。

其实，通过家乡“坳”的那条路，公路没通之前，那是连接沿河、秀山的一条官路。每天过往的人相当多，特别是赶晓景场那天，母亲就叫我们在顺着阶阳摆上一张小桌，上面放上几个牛眼睛杯子，丢五分硬币就可以喝上一杯酒；有时，是一碗凉拌包谷籽酒，吃后既解渴，又充饥。到了黄昏，疲劳的客商，走进屋来，要求住宿，拿出几角钱，家里人觉得来客忠厚老实，也让进屋。然后，就烧盆水端拢去洗脚洗脸。接着，加火煮饭、炒菜。酒足饭饱后的客人，与好客的主人，聊上几句在外边听来的龙门阵后，就满意睡去了。

如今，似乎李家山与洋荷坳是有所专指的，那就是李家山指我家住的那个稍大一点的山寨，而洋荷坳却是山坳上那两家人。然而，我却习惯称家乡为“洋荷坳”，因为，我喜欢这个名儿，更留恋即将消失殆尽的那些青枝绿叶花朵殷红的洋荷！

三 礅 石

从我懂事的那天起，就想爬上山寨侧边的三礅石上去，看看那顶面的仙人脚迹或石头开花；更异想天开的是，打个洞，钻进三礅石地底下去看看那盘被压了几千年的蟒蛇，如今是否活成了龙。对于我来说，那十多米高的三礅石就是一团谜，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至于，曾祖父常常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娃些，好好读书。”也只能当耳边风。我知道，在洋荷坳山寨，我家也算是书香门第了，可那又有什么用！九十高龄的曾祖父不是也饱读经书了吗？除了嘴边多了几个之乎者矣，与当地农民比起又有什么区别？

三礅石周围的悬崖上，长着挂满了倒钩藤的水青杠树，四季常春，枝杆挺硬，叶子苍老厚实。这些从石缝里长出的生灵，一到春上，老叶子纷纷落下，嫩绿的新叶便长了起来，渐渐丰茂，将三礅石严实遮住，只是风把枝叶吹开后的那一瞬间，或冬雪把枝叶压低的时候，三礅石才隐隐约约现出小部分，有一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感觉，就这么一点感觉，让我想了许许多多……

当然，让我激起想象波涛的不光是半掩半现的三礅石，而是石上的石花、仙人脚印，石底下千年蟒蛇以及附在石上的那些故事。故事很荒诞而又离奇；远古就成蟒的蛇，盘在那悬崖上的草窝里，一到夜间，便借的幽幽月光，懒懒下山来危害人畜，践踏阳春，就连谷神婆也拿它无奈何，全得益于一位进京赶考的读书郎，路过洋荷

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背着三本书，提着一面大锣，向那饱食后熟睡的巨蟒压上去，并向围观的人群说：“谁能识得书中味，儿子儿孙得富贵。”说完，便化着一缕白烟消失了，而悬崖上却陡然架起了三礅石，重叠如堆书，书堆上那一个又一个神仙脚印，当然就是谷神婆的杰作呐。

二公讲到这里，说：“不信！你可以上三礅石上去看看。”从此，我就产生了攀登三礅石的念头，可又怎能上去呢？三礅石悬空码在绝壁上，四面如刀切般，又无一附着物。风潇潇，雾茫茫，连猿猴也难攀沿，何况人乎？终有一日，十二岁的我，砍来三棵水青杠，一头扎在树腰，一头平放在三礅石顶上，好在三礅石离悬崖才两三余米，我踩着摇摇晃晃的搭桥，心惊胆颤上了三礅石，那平如镜面的石顶面，确有几个歪歪扭扭、深深浅浅的人脚印，脚印之间是一团石花，这漂亮的花朵，是图，还是字，谁也说不清楚，或许就是仙人的什么暗示符号！

石花，神仙脚印我都看见了。看见了也就不感到奇怪了。至于，那内涵，那书中之“味”，更不是一个天真无邪儿童的事了。但三礅石底下的铜锣，千年蟒蛇，总不能不看吧？但又如何能看呢？人是个怪物，倒是越未见到的东西越觉得珍贵，就越想看。

后来，我托三礅石的福，读书总算读出了个名堂，在外谋到一个饭碗，但总牵挂着那三礅石下的秘密。时不时，还写信回去打听，后来，修公路时，三礅石被一炮炸飞了。还说，石下什么也没有，只是炮响石飞之间，二公躺在他睡了 80 多年的床上，安然溘逝。临死前，再三嘱咐子孙们：“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吧！”

仰天窝

仰天窝并不在平坝上，也不是窝，它是一个凹形的坨，与洋荷坳的“坳”有些相似，只不过洋荷坳在山腰，而仰天窝在山巅，与山为一体。于是，这座团转几十里山脉的主峰，就以仰天窝命名。山上物产极为丰富，尤其盛产五倍子、天麻、乌菟等药材，也产五步蛇、金钱豹、野猪、豺狼，然而，它们的名字远不如仰天窝的“窝”出名。

怪就怪在几十座山峦奔腾起伏，浩浩荡荡汹涌而来，领头的仰天窝，该是山头饱满、浑圆，或峰尖如箭，直插云霄。然而它却成了一个宽阔平坦的“窝”，成窝就成窝吧，山下不是也有凤凰山、雄鸡岭、麒麟沟、大龙坡，不正好成全了这些飞的、走的、爬的生灵们有个栖身之地。然而窝中央偏偏又横着一块高数十丈的青山岩壁，如临风挡雨的屏障，使生灵们望而却步。这反而成全了我那勤劳而精明的先祖，找到了一块安身的归宿之地。

先祖从乌江边的小镇迁来，生前为人洒脱、大方，人缘也不错，加上勤奋节俭、擅经营耕作，不久就成了一份大家业。死后的安葬自然也就风光热闹了。传说送葬队伍从半山腰的洋荷坳一直连到仰天窝，五里路道上全部披麻戴孝，就连沿途的树枝上也挂满了孝帕，一坡雪白如云，加上长号短笛、土铳、鞭炮并响，锣鼓喧天，团转百多公里，几百年的葬礼，都没有如此壮观过，其实也给后人风光了不少。

先祖墓地能选在仰天窝正穴，全是先祖生前好友驼背阴阳的一番好意，冒着自己命运被克之虞，诚心给好龙一块真地，并随石壁划出一块，亲自指挥划线、打井、抬灵柩入地，操罗盘拨朝向，直至取到正穴，天神为之惊讶，突然来了一阵山雨，正好应灵“落实”的好意，驼背先生激动地说：“佳地正逢吉时，从此儿孙富贵荣华。”说完，叫孝子摊开围腰，跪接恩果（泥土），可孝子们呢？还躺在家里，手持烟枪，吞云吐雾，滋滋有味地吸着鸦片烟。对鸦片深恶痛疾的驼背先生陡然沉下脸来，愤愤然：“孝子不教训，富贵有何用，还是等待双甲子时运转，再大发大贵吧。”说完就把恩果抛向了天空，急令来人壅土垒坟。

安葬先祖时，正是鸦片源源不断涌进中国的岁月，120年前也正是国家蒙难之期，国衰民穷，也是自然的事了。于是先祖苦下的那份殷实的家业，还不到十年，已被儿辈们全吸进了烟枪，除了留下旧宅、仰天窝那片原始森林外，所有田地、家产几乎当卖一空。然而，即或在120年的风雨漂荡之中，先祖的这支传人也没有谁进过牢狱，或当刀下鬼，或为荒野饥夫。就连祖父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几十年的兵、打过日本，也参加过内战，经历大小战斗几百次，最终还是落叶归根，安乐而死在故乡。

于是，后代们盼望120年后的大发大贵，也还乞求继续安康下去，虽说再穷再苦，还是积攒了一大笔钱，于清朝末年，将先祖坟墓用料石镶了边围，立了大碑，植了一圈常青树和高山杜鹃。即使“文革”中茫茫一片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而仰天窝的杜鹃年年照开不误，四周的松柏、驼杉、岩青杠等风水树还依然苍翠挺拔，郁郁葱葱地陪衬着先祖偌大的坟墓，其实这堆坟墓上早已挤满了茂盛的野刺、杂木、茅草，石碑已被青苔布满。然而，天设地造的仰天窝，也不因后人对之冷暖而失却辉煌，山依然连着山，岭依旧牵着岭，一重又一重，如龙走蛇行，峰拥而至，说是万马归槽也一点不夸张，说深深仰天窝有如雄狮对天狂笑，吞星吐月，又何然不可。就

是那些石狮、石蛇、石龟、石牛、石马、石俑，形象生动，千姿百态，绝对是自然神斧的杰作，便作陪葬皇帝的人工俑物，而随便站在仰天窝的那个角度往下看，都觉得众山如拱手托月，百岭似俯首贴耳，而山与山之间，溪壑纵横，雾霭飞来。一时，你会觉得整个仰天窝，风云际会，林涛轰鸣，百鸟声脆。先祖墓前，香烟不绝，纸火飞物已经是再自然不过是事了。谁不为这样的勤劳能干又风光气派的祖先而骄傲，而顶礼膜拜。

可是，建国初期至“文革”这段时间，仰天窝反而门庭冷落，香烟稀少了，而半山腰先祖那几个不孝之子的墓前，却突然烟火旺盛起来，我不明事理，问二公：“这是为什么？”二公先是笑而不言，见我问得急，就脱口而出：“子孙们感谢先祖那几位不孝之子的烟枪威力，竟然将几百亩田地都吸了进去，使子孙们都当了贫雇农。否则，土改时不知多少人家该成地主、富农，然后被揪斗，或被派去公社做义务……”

我当时尚小，弄不清这些道理，只见历史老师每讲到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禁烟不力，使大批白银滚滚外流，大块土地被人分割，国不成国，民不聊生时，就气得脸红脖子粗，说话也结巴起来。而洋荷坳人却疯了一般，为有这样的败家子先辈而感到自豪，渐而烧香化纸，磕头作揖。哦，原来这时的洋荷坳传人并不需要发达，而只乞求苟且安生罢了。

如今醒悟过来的洋荷坳传人们，早已是 120 年后该发达的那代人了。又正逢盛世，仰天窝被砍伐原始森林的土地上，早已幼树成林，生机勃勃，而早年在杜鹃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开得早，开放得更鲜红。这样说起来，洋荷坳发达的时间到了。